

# 手表情结

◎张德清



三年困难时期,我大学毕业,分到教师进修学院听课备课,有无手表尚不紧急。一年后,学院停办,把我调到海安县中任教,这就需要手表把准上课时间,讲清难点重点,实行师生互动。但那时手表有计划,价格高,买不起。海中为重点中学,要求甚严:凡是新调进的,一开始就听课,不行,立马走人。没有办法,我只好买只小闹钟,藏在包里放进讲台。哪知一次下课,有个学生无意看到闹钟,大声喊道:“张老师带了个大手表。”引起全班哄笑。我提包就走,不想多说。工作八年,组织同意我调回南通,手腕上仍然光溜溜的,还得带走“大手表”。

又过了几年,国内几个地方陆续生产手表,质量不错,价格不高。又过两年,难得加了回工资,补发了可观的钱,我和爱人都买了表,实在高兴。戴了几年要擦油,有个亲戚与一修表者是朋友,为防意外,就托他去办理。哪知又有点意外,擦好油,他给了我一只,另一只自己戴上,三年后才还。他是长辈,可以理解。

有了手表,明显提高了办事效率。1982年年初,省委党校招收理论教员,我对照条件尚可,也报了名。笔试那天,首先把表摘下放于桌角。上午考社科基本常识和党校常讲的课程有关内容,下午考作文。据说省委党校教员相当于县处级干部,考试当然不会浅显。手表告诉我时间的进展,滴滴的表声鞭策我攻坚克难,我从容不迫,准时交卷。不久,省委党校招办给我来信,说我“考试情况甚佳,政审情况完全合格”,只是由于家属户口和工作在农村,难以随调;为了照顾家庭,把我推荐到市委党校,也算一次改变命运吧。

从无表焦虑、含羞问人,到有表自在、掌控有度,再到长辈代办、巧妙借用,点点滴滴,历历在目,日积月累,量变质变,养成了我对时间特别爱惜和珍重的良好习惯。因为时间根本特性是不可逆,寸金难买寸光阴。正如毛泽东所言:“多少事,从来急;天地转,光阴迫。一万年太久,只争朝夕。”我们应该在有限的时间里,尽量多做些有益于人民的事情。

时光荏苒,不觉退休。一个如何度过晚年的问题,又摆在我面前。平时不觉得,一到退休,有一种过一天少一天的微妙感觉。怎么办?同事说,难课、新课、大课,如函授本科的《哲学经典文选》《系统科学概论》、向全市劳资人事科长讲《人事心理学》等,找你从不推让,而是实干苦讲。上级要为我市全国劳模朱骅立传,你苦写一年完成三十万字的《命运交响曲》,得到赞赏,给你报酬,你分文未取。退休你可好好休整,享受清福了。家属说:“你是家中顶梁柱,长期顶风冒雨,奔走不歇,现在孩子也大了,你可好好玩玩,身体重要啊!”我认为以往所做的是应该的,今后感谢大家的关照,可我感到还有余热可以发挥,还有不少事情可做呢。

一是读书点亮未来。以往忙于工作,读书抓得不紧,以致造成活人藏死书的弊端。现在无工作压力,不仅要读积压之书,还要读好新出之书,做到与时俱进。如《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》,148万字,大都未公开发表,不仅是领导干部提升学习力、领导力的生动教材,对广大读者也是开阔视野、提升素质的最佳读本,我不仅认真阅读,还撰写了哲学卷、文学卷和历史卷的学习心得。

二是宣传马列和党的方针政策,这是作为党的理论干部的终身责任。一次去社区办事,正值党的十九大召开不久,他们要我讲讲大会的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,我根据学习体会作了讲解。退休支部不时召开学习体会会议,我总是认真准备,积极发言,当仁不让。

三是老夫聊发少年狂。通中六年,写作水平明显提高,初中在南通市报上刊发了一篇人物特写,影响不小;高中在匆忙中参加上海《少年文艺》征文,竟被录用(30年后又被选入《金色的草地》,成为少儿读物),便梦想通过记者生涯广泛接触社会,走上作家之路。读了肖洛霍夫《静静的顿河》,我家在长江边上,立志写出《奔腾的长江》。高中毕业喜获保送,给了三个志愿,大都填了高校新闻系,不知何因未能成行,便改为哲学。通中校庆,同学相聚,说哲学理论看不大懂,鼓励我再搞文学,即以散文为突破口重新进入文学园地。

在退休后刊发的文稿中,理论一百多篇、散文二百五十多篇,编辑出版了四本一百多万字的著作,还参加了市作协,了却少时的心愿。为了充分利用时间,加以妥善安排,不仅办公桌上放了手表,在寝室、用餐处、厨房都放了座钟,到处都是嘀嗒的钟声,报告时间,催我前行,真是充实而有诗意的日子。



## 祥云瑞彩

◎蒋恒

# Z世代

◎范道伊



所有人都像红酒杯里的红酒一样,摇晃在公交车黑暗的车厢里。时间是晚上8:23,显示屏上的红色数字醒目地亮着。我感觉今晚像是一场无聊而又漫长的电影。脑子里有声音在督促我写下此刻内心的独白,多到拥挤不堪的文字在翻滚着、沸腾着、吵闹着,让我觉得下一秒我就要把这些文字吐出来了。

每次去波士顿,都会路过一片海。有人喜欢冬日萧瑟的海,有人喜欢暖阳下璀璨的海,而我呢,我不知道。在这个年纪,我说过最多的话就是“不知道”。年轻时的迷茫最可贵,但也最折磨人。我坐在窗边望着不断翻滚的海浪,它们互相拍打着向前,向前,然后又退了回去,像一个惆怅徘徊的诗人。

轩戴着她那顶白色的帽子,毛茸茸的,看上去很热。我问她为什么老戴着这顶帽子,她说因为没有洗头。大街上,戴着帽子的年轻人好多。所以,人为什么要有头发呢。在古代,头发象征着一种自尊和权利;在现代,头发有什么用呢?年轻人都不怎么喜欢洗他们的头发,我也是。可能这也是我和轩能走在一起的原因,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“你懂我”。

Z世代的人就是靠着这

些气场相互吸引。网络的发达常常给人以错觉,以为人 和人之间可以很近。但当我们之间的距离很近时,我又感觉彼此很远。Z世代就像从外界返回山洞的一批人,大家安静地坐着欣赏白幕里的世界,沉浸在一些虚假模糊的影像里,短暂的快乐满足着生理和心理上的空虚,填补着被日常生活留下的漏洞。快乐吗?我会说快乐。在精神大于物质的年龄,我选择做一个生活在现实里的白日梦患者,总是谈论一些不切实际的没有具体例子的文字输出者。我爱具体的生活,但每当我试图把它们写下来时,它们就像转瞬即逝的墨水,像一朵黑色的泼墨烟花,一瞬间隐去。

Emmanuel College(伊曼纽尔学院)是我们今天活动的场所,一走进去,一股中世纪的味道扑面而来,好像所有人都戴着礼帽穿梭在挂满油画的走廊里。

“这幅画好像三梦奇缘哦!”一个头发卷而稀少的男生指着一幅油画说道。我不知道三梦奇缘是什么,我以为是某类高深莫测的艺术,我打开搜索引擎,发现这是某个方脸的网红女人。我笑了,这才像现代的年轻人,无时无刻不浸泡在流行文化和各种奇怪的网络热梗里。

Z世代的年轻人总是痴迷于流行文化,我也是。当我们说起那些发着光的普通人时,自己的眼里好像也有了光。这种忽然间被点亮的感觉,让人觉得自己还生活着。所以,我一直觉得人要痴迷点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才好。人无癖不可与之交,妙哉。

演出开始了,来自不同高校的亚洲学生表演得很精彩。但我的兴趣并没有被提起来,因为我太饿了,我以为这是一个聚餐活动,直到一个唱R&B的女生出现。当R&B这个单词被提起的时候,我和轩的眼睛同时亮了起来。她唱了我喜欢的女歌手H.E.R.的《Best Part》,我们激动地听完这首歌就离开了。

我们在雨里步行,去买了抹茶冰激凌。轩说她喜欢吃夏威夷果,说鸭子是南京人每周必吃的食物,她和我都不太喜欢纽约而喜欢波士顿,一个类似中国南京的城市……

我在黑暗的车厢里晃动着,回想着今晚的一切,然后想到南京。

车窗上,密密麻麻的雨珠一条一条地滑落,像缓慢绽放的透明花朵,被五彩的街灯照得变绿、变红。

我觉得自己就是其中的一条雨柱,等待着汇合,变壮变大,或者像一滴眼泪从窗户的脸上滑落而下。

# 飞叶

◎彭之俊

在这个冬天  
你,独自飞舞  
把一袭西风  
陪伴  
阳光下  
尘与土的  
征服,依然为那个梦

还有风中的金桂  
花,早已凋落  
你看见  
一树的翠绿  
暖阳下  
摇曳出的

妖娆,留住短暂的美

枝头的,鸟儿还在  
呼唤,你决然离开  
带着一冬的倾诉,与旋转  
飞向远方,留下  
一地飞絮,默默地陪伴

